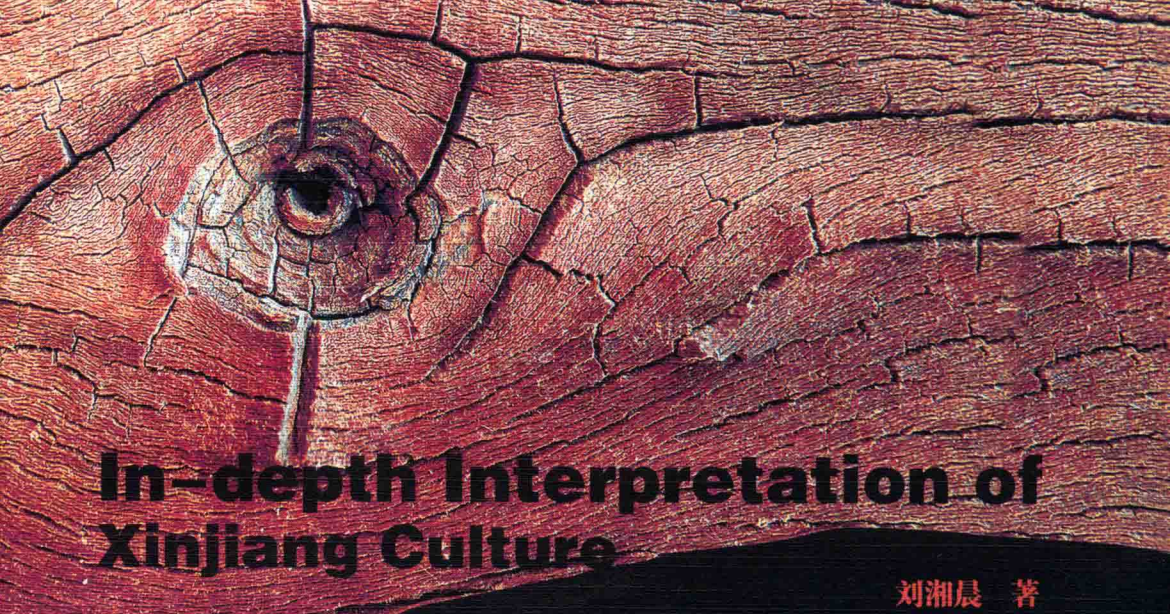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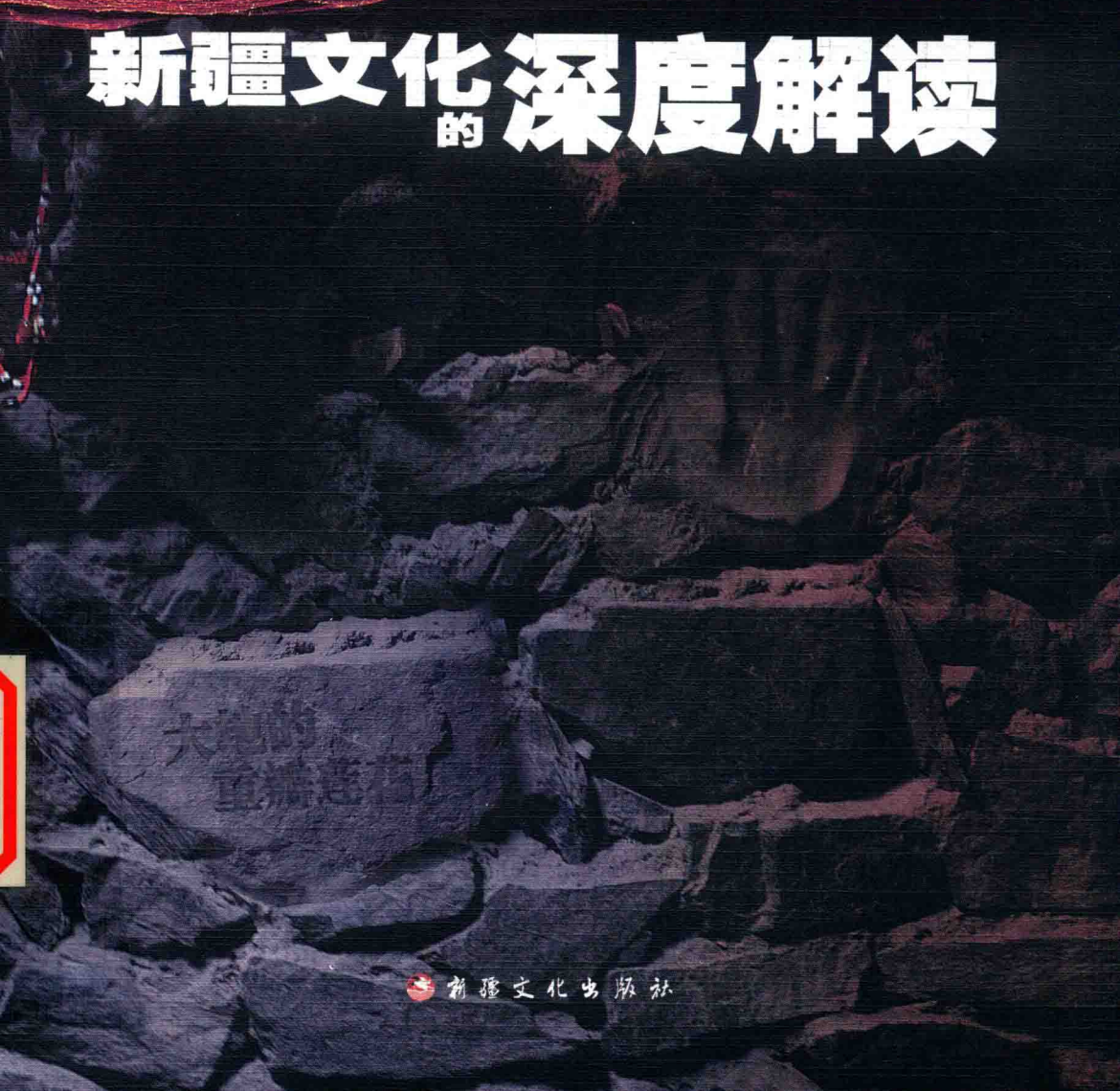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Xinjiang Culture**

刘湘晨 著

新疆文化的深度解读



 新疆文化出版社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Xinjiang Culture

刘湘晨 著

新疆文化
的深度解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文化的深度解读 / 刘湘晨著. -- 乌鲁木齐: 新疆文化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69-8997-6

I. ①新… II. ①刘… III. ①地方文化—新疆—文集
IV. ①G127.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678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王 琴
责任校对: 王 琴
封面设计: 吾荣娜

版式设计: 天 畅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终审: 王英强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书 名	新疆文化的深度解读
著 者	刘湘晨
摄 影	刘湘晨
出 版	新疆文化出版社(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www.xjdzyx.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8997-6
定 价	46.00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写在前面

1

用50年的时间体味与命运偶然对接的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韶华已去，还差两岁，正好一个甲子。

50年前，命运让我当时尚很年轻的父母，怎么会抱定与故土绝然而别的那样一种方式来到新疆呢？

当时，我尚在20出头的父母，记不确切他们带着两个还是三个孩子，在一个星夜之间完成打包和出行直奔兰州，而后，坐上一辆敞篷卡车一路再往西去。

——我是家里的长子。

我的人生记忆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颠簸的车、颠簸中不再有清晰界限的日夜轮转和一大片一大片衔接不断的塞外大漠，还有从车屁股后边不断翻卷起来的尘土让一辆敞篷卡车上的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孩子们一片模糊，眉眼、脸面与衣色……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个年份，从兰州到乌鲁木齐，

一辆卡车会走15天到一个月。那时,我也就是五六岁吧,过去50年后重新整理记忆,记住的就是当时尘土的呛、卡车的颠和掩面而来的大漠联翩……

谁能想得到:

50年前留在生命印记中最初的这些形影,成了我后来50年人生的暗喻。

所有人生最重要的内容和感受,在那个时候已经给定。

2

新疆总是一个有着无尽言说的话题,谁都能说出与人相同和不尽相同的一个新疆,只要吃过一串烤肉或在年年不绝的风尘中曾经站立。实际上,新疆丰富的地理地貌与无处不在的风情是一个千古之谜的巨大“谜面”,有足够的魅力和诱惑。同时,也是一片泥沼,让你深陷其中而不能解——被淹死之前,你能记住的只是这个世界最后的记忆和片段,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我对新疆最深刻的感悟与“发现”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A 不采用以往对新疆形态的平面描述,把新疆视作世界所有最为独特的一个立体系统来看待。

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新疆的海拔垂直直线为8765.31米,青藏高原的海拔垂直直线为7648.13米,两相比较悬殊1117.18米。植被、动物种群和人类聚居基本上是依据不同海拔高度分布并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每一个区域之间的海拔界限相对分明,最高与最低的区域之间相距悬殊。同时,兼容最高、最低,最冷、最热,最荒凉极致又绿意溢透的诸多相互矛盾、尖锐对峙的因素,此种情况为世界所罕见。

——新疆,就是一个“标尺”,整个世界相同和不尽相同的地理、人文的形成与分布,都能在这里找到与之相称的对应。

B 与新疆自然形态的构成相似,新疆文化构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两个极

具象征性符号的对峙与兼容：

萨满与安拉。

其实，就民间而言，并没有多少人能真正从仪轨、仪式的角度来理解萨满，这几乎就是新疆各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体从古到今与自然最本能、最直接的对应心态和意识，“萨满”意味着多元与兼容；另一极就是极致的唯一性，懵懂、迷乱、癫狂、澄净、皈依是这两极之间必要的链接与过程。同时，又是新疆文化构成最重要的两个反差巨大、尖锐对峙的动机。

显然，我在做一个冒险的努力和尝试，未必是一个巫师会最后亮出谜底，我只是竭力把生命中所有那些最尖利的感受呈现出来，成为每个走过或路过的人看一眼就能认出来的某种东西，如路边有人随手垛的几块石头或是一坨干牛粪，那是路标：

一边是真理；

另一边与真理只隔一道缝隙。

3

结集整理这部书稿的想法已有两年，原名“新疆文化的基因图谱”。这是一个很大的构想，意图完成对新疆文化的一种全景描述和提供某种“终极解读”。新疆，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过于复杂的存在，我的诸多案头工作和必要的文化梳理还远远不够。

历史上，曾有两种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

一种是属于本土的动机，大部分已成为本地隐形的文化记忆，构成本地带有极强特质与指向的那些文化基因，纯文本的流传却非常有限。一个原因，西域曾被称作“语言博物馆”，大多数的文本叙述随着当时流行的许多文字消失已成缺漏；另一点，不能不看到自公元纪年前始，整个西域多以汉

文记载为主,汉文甚至已成为唯一有据可查的文本档案,汉文文献构成了近两三千年间西域的文化纲领与最重要的描述方式。除此而外,我们很少再能见到与此能够互为佐证的其他文献形式。在更为遥远的地方,在大量的古希腊和古波斯文献中,倒是不时能看到三千年间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与描述,如同在两条河里看到同一只桨划过所留下的波纹,尽管彼此相距数千千米之遥,甚至更远。

另一种叙述动机与本地无关,从《山海经》到《大唐西域记》,基本上完全是一个“外地人”的视角,揣测和更多止于观察的记载与陈述都在极尽描述“新疆(西域)”的遥远、传奇和不同程度的难以理喻,直到今天,这依旧是大部分新疆写意的基本文风,完全不能传达新疆地理“这一方水土”对“这一方人”的塑造与影响。

你从哪里来,对于新疆这片奇特的大地而言,完全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无论出于何种背景,最终都会在你“融入”新疆之后让你成为籍属、族属和背景都不再重要的一个人——成为新疆人。

我的极尽可能和我所言说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能够传达人处于这种蜕变——转化之中的种种惟妙,如一棵树或一棵草的生长,从一开始到最后停止,在每一个细节层面的挣扎、伸缩、枯荣、纠结、剧变与震撼,都会在我的心里留下清晰的印记,所有的文章和感受只是一次呈现的过程。

4

这注定是一本无法一时写完的文集:

会不断填充,再不断被重编。

也许,这仅是一个梦想。

穷尽一生也不及新疆高山大漠所包容、所难以计数的尘屑,越为接近极致,我的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偏执。更何况生命有限,以生命作为唯一前提所需要的体验过程、体验对象却是无限延伸的,怎么可能会得到“终解”呢?

很无奈,最终我也仅是个“过客”(每个个体都是过客)。

只言片语,琐琐碎碎,唯有不妄不敷衍。

此为序。

2012年8月9日于乌鲁木齐寓所





致美国欧亚学会

第14届年会的信(序一)

2013年,威斯康辛大学主办美国欧亚学会(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第14届年会,我的纪录片作品《大河沿》与《献牲》受邀特别展映。无法亲临现场,特写了书面发言并委托我的好友、美国人类学学者Guven Witteveen在大会代为宣读。其中,英文译文由周燕女士倾情奉献,后由Guven Witteveen校译。

——特予说明

各位尊敬的朋友:

《大河沿》与《献牲》两部纪录片在本次大会展映,我不认为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这表现出每一位与会者对不同文明形态的理解与尊重。帕米尔山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都是人类超乎想象的生存极致之地,如果没有与你们相距遥远的维吾尔与柯尔克孜两个族群,人类将会丧失在这

些特殊地理环境的全部生活经验。事实上,他们的快乐与痛苦,正是不同人种与族群在相同环境中所可能有的共同选择与经验,本质上都是整体人类共同的心理过程。彼此的尊重与理解,实际上,都是对人类自身的理解与尊重。

不可否认:世界普遍存在的差异,是今天人类的现实。所谓的丰富,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文明在不同区域的分布,让我们能够在瞬间看到人类自原始社会到后工业时代数千年、甚至更久远的清晰轨迹,每一个片段相互对照,都有各自形成的脉络、原因与独特的价值。这种多样与丰富,正是人类的趣味与整体发展的动力之源。而互为参照的多样性,正是人类社会今天的现实与我执意坚守的价值。

各位尊敬的朋友,在你们观看影片的时候,我正在帕米尔高原持续我已拍摄了一年的计划。为此,不能亲临大会分享诸位的睿智与眼界,特委托我的好友 Guven Witteveen 先生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向诸位表示我深深的惶恐与歉意。

此刻,跟随拍摄三户塔吉克人家的牦牛和羊群转场,我们正在翻越海拔5300米的卡拉苏达坂,脚下是终年不化的积雪。这个高度,超高过13座帝国大厦的总和,藉此,希望能看到诸位的笑脸,并请接受我对每一位朋友白雪一样纯粹的问候与祝福。

刘湘晨

2013年10月5日于东部帕米尔高原

To 14th Annual Meeting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 (1st Introductory)

In 2013, two of my documentaries *Beside the River* and *The Feast of Kurban Bayram* were invited to screen at the 14th Annual Meeting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 I wrote down my speech and asked my dear frien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Mr. Guven Witteveen to present at the meeting for me.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presentation was perfectly done by Mrs. Yan Zhou and proofread by Guven Witteveen.

I hereby give my explanation for this letter.

My dear and honorable friends,

I'm really glad that my two documentaries *Beside the River* and *The Feast of Kurban Bayram* can be screened at this annual meeting. I don't think this is just my personal honor. Rather, I deem it as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that every participant of this meeting shows toward different forms of civilization.

The Pamir Mountains and the interior of the Taklimakan Desert are both extreme places for survival beyond human imagination. Without the Uyghur and Kyrgyz people who live indeed far away from you, the human race would have lost all the living experience under these speci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n fact, the happiness and pains of the Uyghur and Kyrgyz people embody exactly the shared choices and experience that different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might possess under the same environment. If we were placed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every one of us would probably have the same needs, values and dreams as they do. In this sense, the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essentially represent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entire human race.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as a matter of course, reflect th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 mankind itself.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vast differences worldwide reflect human reality today. To a large extent, abundance results from these existing differences. The distribu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enables us to immediately visualize the vivid track of human development from small societies to the post industrial age for a period of thousands of years or even longer. Each development stage contrasts the others, but all have their own evolutionary pattern, causality and unique value. This kind of rich diversity is exactly the source that drives human interest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his diversity of contrasts is what comprises human society today, as well as the values that I portray with my cameras.

Dear friends, when you are watching the documentaries, I shall be carrying out my shooting schedule in the Pamir Mountains, which has already been underway for one year. As a result, i cannot come to this meeting in person to share in your wisdom and vision. I have asked my good friend Dr. Guven Witteveen to extend on my

behalf the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this annual meeting. In the meantim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enuine apology to all of you for not being able to come.

At this moment, shoot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yaks and sheep that belong to three Tajik households, we are climbing over the Kadasu mountain pass which sits 5,300 meters above the sea level among the Pamir Mountains, with the perpetual snow under our feet. This altitude is over 13 times higher than the height of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And so, I wish I could see your smiling faces, and extend to all of you my greetings and wishes which are as pure as the snow.

Yours Sincerely

Liu Xiangchen

In the eastern Pamir Mountains

Oct. 5, 2013

致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

第十四届民族志电影节(序二)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RAI)是全世界成立时间最久的人类学学术组织,费孝通先生1981年获得赫胥黎奖,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性荣誉。无疑,纪录片《献牲》在该学会的民族志电影节展映是一份崇高的荣誉。

非常遗憾,由于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持续一年的拍摄不能中断,无法亲临现场,特委托旅英音乐人类学青年学者、中国音乐推广人程之伊女士代为大会发言,由正在巴西做田野的政治学在读博士周燕女士完成英文译稿。

——说明

尊敬的主席先生:

六月,这个美丽的时节与碧水、鲜花和孩子们的笑声相连。在中国位于天山以北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雪融化不久,天气冷暖无常,随时会有大面积的降雪堵塞通往外界的所有道路。在这里,我和我的摄制组以最崇高的敬意祝贺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第十四届民族志电影节的开展,以最诚挚的问候向莅临本次电影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同行

与观影者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中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变化最为复杂的社会变迁,变迁的广度和深度甚至没有遗漏远在中国地理最边缘的东部帕米尔高原。社会整体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环境不断被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日益多样,宗教的动机及审美的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人的情感与内心寻求的皈依困惑而矛盾,《献牲》正是这样宏大、绚丽、丰富又纠结的一幅历史画卷的影像写真。本片试图在寻找每一种行为及结果背后的动机,详尽展示大变迁所能给人心灵的巨大震撼——对于柯尔克孜人来说,延续数千年游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久远文化传统的丢失,已是他们挥之不去、无法释怀的浓郁乡愁。但是,这也许仅是一种典型的“他者”的视角,本片最后极富寓意的一组镜头,牧区放学的孩子们迎着漫天的风尘舞蹈,对世事沧桑的感受和情感,在当地的话语体系中,“他们”与外界的解读完全不同。也许,所有历史的解释与此相连,才能找到最接近正确的答案。

在每一种极尽可能的过程中,人类学家的责任在哪儿呢?

也许,我们无法避免幼稚与错误,像无数的前辈无法避免当年各自的窘境一样,形成与实际相去或近或远的“偏见”。但是,我们会与拍摄对象共同经历所有的情感过程与波折,这个体验将是我们得到最终认知的重要参考与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若仅是呈现故事的所有枝节细末与戏剧性,人类学家在场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关注的价值与趣味,更多地表现在与事实认定相符合的判断与思考,终极目标是人类的尊严、平等与文化的多元价值。由此,每一个过程都是唯一的,都是独立思考与体验完成的过程,最终揭开事像的谜底。亦如英国皇家学会355年前创会之初的宗旨:

不随他人之言——Nullius in verba!

谢谢诸位。

刘湘晨

2015年6月许于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拍摄之中